

遣懷

南方壺

我目前擔任某單位一不算低的職務，今天是在任的倒數第二天，總共當了兩年又兩個月。這一學年從八月起計，只當了三個月。中途下台，怎麼看都應是灰頭土臉才對，該唱“傷心酒店”，“車站”等之類的歌。說不定也該想到可憐的屈原：

屈原既放，三年不得復見。竭知盡忠，而蔽鄣於讒，心煩慮亂，不知所從，...

屈原初受楚懷王重用，其後楚懷王聽信讒言，逐漸疏遠他。屈原勸懷王不要去與秦昭王會面，懷王不但不聽，還將他放逐到江北。懷王被秦國扣留，最後死在秦國。屈原對局勢的判斷是對的，只是懷王兒子即位後，依然和秦國通好，且把屈原放逐到江南。屈原寫了一些文章表明心意，新的楚王都置之不理。想不開的屈原，選擇以死明志，投入汨羅江，留給我們一個端午節。

自以為憂國憂民的屈原，以悲壯的方式結束其一生，惟楚國最後仍為秦國所滅，未因他的死而得救，屈原算是白死了。我們自中學起讀“論語”，論語裡講了不少邦有道該如何，

心在南方

邦無道該如何。譬如說，在“衛靈公篇”裡，有

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

我目前不過就是卷而懷之，也就是打包回家。這是邦無道時，孔子建議的自保之道。屈原是不足效法的，飛蛾就是會撲火，這是蛾的天性，因此何須為那些寧可亡國也不聽你忠告的人一死呢？這樣一想就不會抑鬱了，不會走入死胡同了。大詩人李白，也看得很透徹。在他的“行路難”裡：

有耳莫洗潁川水，有口莫食首陽蕨。
含光混世貴無名，何用孤高比雲月。
吾觀自古賢達人，功成不退皆殞身。
子胥既棄吳江上，屈原終投湘水濱。
陸機雄才豈自保，李斯稅駕苦不早。
華亭鶴唳詎可聞，上蔡蒼鷹何足道。
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，秋風忽憶江東行。
且樂生前一杯酒，何須身後千載名。

李斯看出自己雖富貴極矣，但物極則衰，因此早有引退之心。只是想歸想，終未付諸行動。最後被趙高陷害，腰斬咸陽市。臨刑前對於沒能平安歸引山林，懊惱不已。我國傳統讀書人，常有些哀怨，總以為“不才明主棄”（孟浩然“歲暮歸南山”）。自認不才，又遇明主，於是被棄了。其實何須如此自謙？所遇又真是明主嗎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（李白“將進

酒”），怎會被棄？人要阿 Q 一些，要自認是賢達人，是因邦無道而自願下台。不必擔心“被棄”，但可要小心“殞身”。如今我既未殞身，還能全身而退，感謝讚美主都來不及，豈有抱怨之理？李白說不必如許由、伯夷的過份孤高，以搏取千載美名，也不要如伍子胥、屈原、陸機及李斯的不終天年。能像張翰一樣是最好的，逍遙自在。當秋風吹起時，若突然想起家鄉的美食，可放下一切，立刻跑回江東去品嚐。在“飄”一書裡，女主角郝思嘉每遭到不順，就會想回老家，她的辦法是，一切都等回老家再想。我很慶幸有個溫暖的家，家中無豕（豬），但有女人，所以令我很“安”心。家中也常有美食，因此我天天都想回家。

所以啊！本該灰頭土臉，本該懷憂喪志，但由於想到的都是孔子、李白，因此吟起的是

且樂生前一杯酒，何須身後千載名，

而不是傷心酒店。

還有啊！即便是至聖先師的孔子，在“公冶長篇”裡也曾慨嘆：

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，其由與。

孔子弟子多達三千，但道不行時，有多少人願意跟隨他到海外呢？孔子預料，不會有太多，僅子路一人而已。人情冷暖

心在南方

其實是很正常的。而我下台，看起來仍有不少朋友，所以已很滿足。因此，雖然我也難免有些感傷，但早已化解，早已隨風飄去。所謂

心中小不平，可以筆消之。

一年四個多月前，我就已寫了一篇文章“酒性闌珊我就走”。如今不過是酒性闌珊了，因此順理成章地卷而懷之。

我原先沒有想在這時候寫什麼文字的，因如張雨生的“大海”：

想要說些什麼，又不知從何說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底，

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悄悄地走即可。對昔日若有些不捨，只要再度哼一哼“大海”就釋懷了：

如果大海能夠帶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帶走每條河流。
所有受過的傷，所有流過的淚，我的愛，請全部帶走。

只是前兩天收到一位朋友的信，突然驚覺未讓人看出有點落魄似乎不太好，也顯得無情。所以我還是來唱“車站”好了：

火車已經過車站，阮的眼眶已經紅。
車窗內心愛的人，只有期待夜夜夢。

心在南方

我承認有點不捨，但還是到了

揮手自茲去，蕭蕭斑馬鳴

的時刻了。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再見，各位朋友。(95.10.15)